

世界文学经典文库(青少版)

CHENG NAN JIU SHI

城南旧事



文学经典 权威选本
“冰心奖”获奖者倾情推荐

林海音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世界文学经典文库(青少版)

城南旧事



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南旧事/林海音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0.6

世界文学经典文库(青少版)

ISBN 978-7-5354-4414-1

I. 城… II. 林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4173 号

责任编辑:曾 莉

责任校对:陈 琪

美术编辑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封面设计:天行云翼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鄂南新华印刷厂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5.125

版次: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85 千字

定价:9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追寻母亲的足迹

饭桌上，腌得青脆爽口的菜心，嚼在嘴里嘎巴嘎巴的。母亲在对座盯着我望了一会儿，突然笑说：“听你嚼的声音，真清脆，真好听！”母亲这么开心，我也忍不住笑了。

母亲一向喜欢吃，也喜欢做，更爱做给别人吃。谁都喜欢到她家做客，也喜欢回请她，因为她能评赏出各家菜的优点，能体会主人在厨房的辛苦。她说过一句豪语：“我不在吃上委屈自己！”又说：“吃东西平易近人的人，交朋友也一样。”

近几年，母亲糖尿病缠身，三餐顿顿得吃药，每天还要注射胰岛素，饮食更要小心控制。吃的乐趣被剥夺，可说是母亲晚年的憾事吧！

偶尔血糖降到“接近”标准时，父亲就会心疼地说：“晚上咱们带你妈去外头吃顿饭吧，你妈最爱吃……”想到这儿，我知道，母亲望着我嘎巴嘎巴嚼着菜心，一定打从心底羡慕。

“妈，你也可以吃啊！”我说，“菜心多吃又没关系！”

“不，不对劲儿。我的牙不好，吃起来不够‘漂亮’。”

“漂亮”，好一个形容词儿，我和父亲都笑了。生病减少了母亲往日的犀利干练，但是语言仍然那么生动俏皮。灵活的语言，正是母亲作品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。母亲天生有一对敏锐的耳朵。小时候，我们常常在榻榻米上，兴趣盎然地听她学童年北京



街头的小贩吆喝。她的记忆力真好，几十年前街头的情景，那声调、手势、吆喝的内容，好像一直留在脑海里。她学着水果小贩放下担子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捂耳朵，仰起头来，便是一吆喝，包括产地、味道、价格、名称都出来了，她说：“那真是意味深长啊！”母亲学完了，总不忘分析那些小贩夹上一两句反映人情世故的话。

1999年的夏天，为了撰写《从城南走来——林海音传》，我追寻母亲的成长足迹，从南半球的澳洲飞回，踏上了北京——她从五岁起，住了二十五年的地方。

第二天，在祖炽、祖煌二位堂兄的陪同下，由泽宁侄开车，我们访问了北师大附小、当年的春明女中、琉璃厂、晋江会馆、夏家老宅、南长街、中山公园、厂甸等地。母亲的北京生活都在南城，她的《城南旧事》顿时展现在我的眼前。

永光寺街一号的夏家老宅，是一栋大小有八个院子的平房，但是正院的东面却有三间坐北朝南的小楼房，母亲嫁到夏家就住在这小楼上。大局改变后，这栋房子被分配给二三十家人居住，院子就被动消失，仅剩下才可过人的通道；三间小楼也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无踪。现在听说要把这栋住宅拆了改建楼房。

想想当年，与寡母和弟弟相依为命的台湾姑娘小英子，嫁到有一个公公、两个婆婆、八个兄弟、三十多口的书香大家庭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

七十四岁的祖奎堂兄记忆犹新，他说：“六婶（母亲）和大家相处得很好，谁也对她说不出一个不字来。她并非逆来顺受，却也不会使人欺负她。她有一套大家庭相处的智慧。等到六叔、六婶经济条件好了，就搬出了老宅，他们是夏家兄弟中，第一个搬出老宅的。把六叔、六婶两人搁在一块儿，就是一个字儿，新！”



南长街是他们自组小家庭后住的地方，我就在那儿出生。在《宋妈没有来》这篇文章里，母亲写道：“我们在北平的家，小方院当中有一棵大槐树，夏季正是一个天然的天棚，覆盖全院。大的孩子在树阴下玩沙箱，奶妈（宋妈）抱着咪咪坐在临街的门槛上‘卖呆儿’。我伏在书桌上，迎着树影婆娑的碧纱窗前书写，只听见疾笔沙沙。寂静的下午常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。”

五十年后的今天，同样寂静的下午，我站在南长街的小方院里，大槐树没了，临街的门槛还在。我明白了，当年宋妈为什么老爱抱着我坐在这儿，因为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的边门，南、北长街又是一条繁华的街道，人来人往，多热闹呀！

1930年，外公最小的弟弟因为抗日，被日本人毒死在大连牢里。外公自北京去收尸，伤心又生气，回来不久就吐血，次年一病不起，竟以四十四岁的英年，病逝在北京。算算外公在1922年从台湾故乡头份渡海到北京，在那儿一共住了九年。外公去世时，母亲只有十三岁，是家中老大，下面有六个年幼的弟妹；而外婆是个乐天知命、识字不多的旧式妇女。母亲在文章中提到：“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，我已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了。父亲去世后，我童年的美梦从此破灭了。”

为了节省开支，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离梁家园温暖的小楼，住进北京南城南柳巷福建、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。在那儿住，不用缴房租。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里穿梭了一阵子，才找到破旧的晋江会馆，里面仍住有几户人，但早已不是台湾老乡了。

一家八口挤在小小的会馆里，会是个什么情景呢？后来我在交大宿舍里问祖奎堂兄，他说：“在我的印象里晋江会馆的气氛很融洽，当时北京的台湾人社团有它的特殊性，既不属于北京社团，又不属于日本人，也不属于真正的台湾。住在里头的人彼此



了解，抱得也比较紧，亲密团结。我记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草，屋子里的灯光老是亮着，家里一些说台湾话的乡亲走动，气氛很温暖。”

外婆板桥亲戚、文坛前辈张我军的长子，七十四岁的光正表舅在北京寓所回忆当年时说：“爱珍表姑（外婆）个性开朗、活泼、喜欢开开玩笑，我们都很喜欢她。当年你外公去世时，北京的台湾同乡都很为林家担忧，但你母亲扛起了这个家。后来她的果敢、干练、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时锻炼出来的。以你母亲的聪明才智，是有条件念大学的，但她放弃了普通高中去念北平新专，为的是一毕业就能出来工作，赚钱养家。”

孤儿寡母留在异乡，是不是很凄凉呢？不，一点也不会。三姨告诉我：“大姊经常在下班时带些糖炒栗子、坑枣等回来，一家人晚上就围坐火炉边，在微弱的灯光下吃着，一点也没有孤儿寡母的悲戚，这都是大姊带给我们全家的。”母亲在一篇文章中也写到：“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，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，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，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，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，心里盼望着，脚下不由得就加快了。”

母亲常说，她最爱看全家人围聚灯下的画面，即使那是别人的家庭或是画报、电影上的镜头。

1990年，母亲和父亲二度来澳洲探望我们。有一天，我带他们去参观维多利亚画廊，那天正是澳洲名画家佛瑞德·麦卡本（Frederick McCubbin, 1885—1917）的画展。我们一边参观，一边向母亲解说。母亲在其中一幅“迷途”（Lost）前注视甚久，画里是一个小男孩坐在丛林地上，用手捂着脸哭得很伤心。在澳洲开拓年代，生活艰苦，父母双双打工，孩子乏人照管，很容易迷失在树林里。

母亲说：“我看了好心疼，真想把他从画里牵出来，送他回



家!”

她买了一张复制品带回去。

几天后，母亲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说：“我把那张‘迷途’摆在书房里，每次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!”

“妈，那是画啊!”我笑了说。

“可是你瞧那个年代也真有这种事的啊!”

“对，不只孩子会走失，大人也一样，不过那是一种自愿性的失踪。”我说，“澳洲自古以来就有一种swagman，这种男人情愿餐风露宿，有家不归，就爱在外流浪。惟一的伴侣就是一只狗。一旦客死异地，被过路人草草埋葬，墓碑上简简单单几个字：‘他没有留下姓名’。”

“别说了，我简直不忍心听。”母亲说，“家是最温暖的地方，为什么有人想离开家呢？我可不做这种事儿！我就怕曲终人散，客人走了，看着空荡荡的客厅，烟雾在灯下绕着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。”

前几年，母亲热衷学粉蜡笔画，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她的画，直到去年过年回台湾，在母亲书房的画架里才发现她的一叠画作，除了少数几张花鸟外，其他全是“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”的家园景象。

这是不是就是她常说的，“家是永远看不厌的。”

黄昏时候，到了琉璃厂。我背着相机，左手举着录音机，右手拿着笔记本，站在那条专卖古董和文房四宝的文化街上，西方游客如织，一群群青年学子穿过这儿放学回家。“在椿树上二条，开始了我成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。……清晨起来，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黄辫子，斜背着黄色布制上面有‘书包’二字的书包，走出家门，穿过横胡同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，



到了西琉璃厂……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，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。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、温暖，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走去学校，我是多么害怕。我知道我必须努力地走下去，这是父亲给我人生第一个教育，事事要学习‘自个儿’。”母亲在《我的京味儿回忆录》里写道。我仿佛看到那个梳着小黄辫子，闪着好奇大眼睛、白净可爱的英子，向我走来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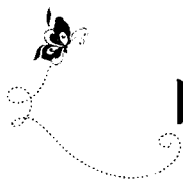
“以前厂甸到春节总排满了摊贩，后面有座庙，黄鸟叼签算命的就在那儿。”不知什么时候祖炽堂兄站在我旁边说。

“黄鸟叼签算命！”母亲曾说过，她小时候最喜欢在厂甸看算命的指挥小黄鸟叼着命签给人算命。有一次算命老头突然指向人群说：“这个小姑娘有个直挺好鼻子，主意大着呢，有男人气，你们看着，赶明儿能做女校长！”

命运没让这个好鼻子的姑娘做校长，却成了作家林海音。

（本文作者为林海音的二女儿，从事写作、编辑多年，曾与母亲面对面工作十年。目前居住澳洲，著有《林海音传》等十六本书。）

夏祖丽



目 录

冬阳 童年 骆驼队 / 1

惠安馆 / 4

我们看海去 / 70

兰姨娘 / 100

驴打滚儿 / 124

爸爸的花儿落了，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/ 142

冬阳 童年 骆驼队

骆驼队来了，停在我家的门前。

它们排列成一长串，沉默地站着，等候人们的安排。天气又干又冷。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，秃瓢儿上冒着热气，是一股白色的烟，融入干冷的大气中。

爸爸在和他讲价钱。双峰的驼背上，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。我在想，麻袋里面是“南山高末”呢，还是“乌金墨玉”？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，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。但是拉骆驼的说，他们从门头沟来，他们和骆驼，是一步一步走来的。

另外一个拉骆驼的，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。它们把前脚一屈，屁股一撅，就跪了下来。

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。人在卸煤，骆驼在吃草。

我站在骆驼的面前，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：那样丑的脸，那样长的牙，那样安静的态度，它们咀嚼的时候，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，大鼻孔里冒着热气，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。我看得呆了，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。

老师教给我，要学骆驼，沉得住气的动物。看它从不



着急，慢慢地走，慢慢地嚼；总会走到的，总会吃饱的。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的，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，姿势很难看。

骆驼队伍过来时，你会知道，打头儿的那一匹，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，走起来，“当、当、当”的响。

“为什么要一个铃铛？”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。

爸爸告诉我，骆驼很怕狼，因为狼会咬它们，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，狼听见铃铛的声音，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，就不敢侵犯了。

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，我对爸爸说：

“不是的，爸！它们软软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，没有一点点声音，你不是说，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，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？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，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，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，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。”

爸爸想了想，笑笑说：

“也许，你的想法更美些。”

冬天快过完了，春天就要来，太阳特别的暖和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。可不是么？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！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的从身上掉下来，垂在肚皮底下。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，因为太不整齐了。拉骆驼的人也一样，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，也都脱下来了，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，麻袋空了，“乌金墨玉”都



卖了，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。

夏天来了，再不见骆驼的影子，我又问妈：

“夏天它们到哪里去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骆驼呀！”

妈妈回答不上来了，她说：

“总是问，总是问，你这孩子！”

夏天过去，秋天过去，冬天又来了，骆驼队又来了，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。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，我也不会再做了。

可是，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！我对自己说，把它们写下来吧，让实际的童年过去，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。

就这样，我写了一本《城南旧事》。

我默默地想，慢慢地写。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，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，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。



惠 安 馆



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我醒了，还躺在床上，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、小小的尘埃。宋妈过来掸窗台，掸桌子，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，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，飞舞得更热闹了，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，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。

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，小床上的棱角角她都掸到了，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，格格地响，我想骂她，但她倒先说话了：

“还没睡够哪！”说着，她把我的被子大掀开来，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，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。她强迫我起来，给我穿衣服。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，都是新做的；棉裤筒多可笑，可以直立放在那里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。



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，倾着身子，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，她就用篦子篦呀篦的，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，天气冷，油凝住了，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搽。

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。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

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，她正在告诉宋妈，今天买什么菜。妈不会说“买一斤猪肉，不要太肥”。她说：“买一斤租漏，不要太回。”

妈妈梳完了头，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，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。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，连忙喊住她：

“宋妈，我跟你去买菜。”

宋妈说：

“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？”

宋妈是顺义县人，她也说不好北京话，她说成“惠难馆”，妈说成“灰娃馆”，爸说成“飞安馆”，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“惠安馆”，到底哪一个对，我不知道。

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？她昨天还冲我笑呢！她那一笑真有意思，要不是妈紧紧拉我的手，我就会走过去看她，跟她说话了。

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，三层石台阶上去，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，门上横着一块匾，路过的时候爸教我念过：“飞安会馆”。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“飞安”那个地方来的学生，像叔叔一样，在大学里念书。



“也在北京大学?”我问爸爸。

“北京的大学多着呢，还有清华大学呀！燕京大学呀！”
“可以不可以到飞安——不，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？”

“做唔得！做唔得！”我知道，我无论要求什么事，爸终究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。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，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。

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，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，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，轻轻说：“疯子！”我们就擦着墙边走过去，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，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。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，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！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，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。

是昨天，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，妈是去买搽脸的鸭蛋粉，我呢，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。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，穿过魏染胡同，西草厂，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，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。刚一进胡同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，她穿了一身绛紫色的棉袄，黑绒的毛窝，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，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，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，两手玩弄着辫梢，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。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，胡同里没什么人。

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，准是在算她今天一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，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，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“灰娃馆”。我跟在妈的后面，一直看疯子，竟忘



了走路。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，正好看到我，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，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。她的脸白得发青，鼻子尖有点红，大概是冷风吹冻的，尖尖的下巴，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。忽然她的嘴唇动了，眼睛也眨了两下，带着笑，好像要说话，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，招我过去呢。不知怎么，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，跟着，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。——可是妈回过头来了，突然把我一拉：

“怎么啦，你？”

“嗯？”我有点迷糊。妈看了疯子一眼，说：

“为什么打哆嗦？是不是怕——是不是要溺尿？快回家！”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。

回到家来，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。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？如果我跟她说话——我说：“嘿！”她会怎么样呢？我愣愣地想着，懒得吃晚饭，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。但是晚饭后，妈对宋妈说：

“英子一定吓着了。”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，叫我喝下去，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……

这时，我的辫子梳好了，追了宋妈去买菜，她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，那么厚，那么肥，裤脚绑着。别人告诉妈说，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，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，刚好落到绑着的裤脚管里，不会漏出来。我在想，宋妈的肥裤